

第一卷





第三章

一個小孩，倒臥在山羊身旁。

小孩蜷縮著身體，緊抓著惡魔安薇莉卡！

伊迪克修士驚恐得心臟撲通撲通狂跳，他想起山羊的可怕牙齒。他對那副牙齒可是再熟悉不過了。

因為，就在前年夏天，在一片繁花點點的草原上，他被惡魔安薇莉卡瘋狂追逐過。那一天簡直像一世紀那麼久。

那片草原在修道院好幾英里外，鄰近國王的城堡。山羊在那片草原上做什麼，至今仍是伊迪克修士解不開的謎。

話說，伊迪克修士自己也不該出現在那裡，還不是因為有個旅人提起過原野上的花開得多麼的燦爛繽紛，伊迪克才會想要親自去瞧瞧。

他來到草原上，不料，山羊竟然無聲無息的出現在他身後，朝著他的背呼出恐怖的熱氣，緊接著就輕輕的、幾乎是嬉鬧式的，用頭撞他。

伊迪克修士拔腿狂奔。

他跑啊跑，山羊追呀追，兩個一起穿梭在花田間。最後，不可避免的，伊迪克修士跌了一跤。安薇莉卡走上前，將一隻如惡魔角

「是個很危險的孩子。」卡蒂神父回他：「況且，一定有人正在找她。」

「我們可以把她藏在不起眼的地方啊。」伊迪克修士說：「我們就說她是個啞巴，說她是貴族之子，來這裡學識字，或說是來受訓的修士。在這同時，她可以幫我們工作，協助記錄世上發生的事。我們的人手一向不足，讓她來幫忙，這樣她也有時間讓身體完全康復，等她一康復我們再把她送走。請憐憫憐憫她吧。」

伊迪克修士有生以來頭一次慷慨激昂的說了這麼長的話。

在這之前，他從未站在修道院弟兄們面前，提出如此大膽的請求。

不過話說回來，在這之前，也未曾有人對他來說是如此重要。

碧翠絲挺起胸，把手放在安薇莉卡頭上。

伊迪克修士說：「再一小段時間就好，直到她康復。」

安薇莉卡緩緩轉頭，盯著每位修士的眼睛看。

被山羊這麼一盯，修士們全都住嘴。

在牠的威嚇之下，大家不得不同意讓碧翠絲留下。

你可能會好奇，那天碧翠絲究竟寫了什麼？

她到底在羊皮紙上寫了什麼字呢？

她寫的是：

我們終將回歸所屬之地。
我們終將找到回家之路。

當其他人都離開後，伊迪克修士問碧翠絲這段話從哪兒來，是哪本書上的內容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碧翠絲說：「這句話一直在我腦海裡，於是我就把它寫下來了。我只知道是這樣。」

那段文字對碧翠絲來說是個謎，深藏在她的內心。她一面寫，一面感覺到那些字在她心裡一個接一個的展開，然後落在紙上，鮮明又美麗。

她握著鵝毛筆時，還是不知道自己從哪兒來、家人是誰，但是她知道自己是誰。

「將那本巨著上寫的話，一字不漏的讀給我聽。」國王說。

參事低頭看著一張羊皮紙，說：「以下就是記載在《憂傷年代記》上的話。我將它們隻字不漏的抄下。『有一天，將出現一個小

算計奪取王位的方法。況且，自我坐上王位以來，誰曉得這世上還有多少國王？誰又曉得有多少騙子和權謀之士都戴上了王冠？沒有人會去尋找失蹤的國王啦。」

所有人陷入長長的沉默。

然後，坎諾清清喉嚨，說：「那把劍，」他指著靠在傑克·多利腿上的劍。「那把劍上的王徽，代表的是我曾經當過、後來不再是國王。我猜想，那是一位士兵父親傳給他的士兵兒子的。」

傑克·多利仔細打量劍柄，他看著劍柄上鑲嵌的圖樣。「這個嗎？」他問，同時用手指撫摸圖樣的線條。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碧翠絲傾身看。「是E，」她說：「這是字母E。」

「我看不懂。」傑克·多利說。

「怎麼會不懂？」碧翠絲說：「艾索的年紀是你的一半，不管讓他看什麼，他都讀得出來。」

「碧翠絲，妳可能不記得了，」坎諾說：「或者妳從來不知道這件事，一般人是不能讀書的。只有侍奉天主的人可以，還有國王、教師及參事。一般平民百姓並不識字。」

碧翠絲搖頭。「我只記得我母親堅持要我們學，還要我們保密。一般人不能讀書是不對的，完全不對。傑克·多利，我教你，我教你識字。」

傑克·多利感覺內心有個小小的東西在發光。識字，那會是什麼感覺？

他看著那把劍，看著上面的字母，然後他舉起劍，把劍舉高。

「放下，」碧翠絲的聲音突然變空洞且冷漠。「把劍放下。」

她站起來，安薇莉卡也跟著站起來。「拿這一點，我不要它靠近我。」

傑克·多利把劍放下，擺在腳邊。他問：「碧翠絲，妳希望我怎麼做？我該怎麼處理掉它？」

站在他面前的碧翠絲全身顫抖，傑克·多利了解她發抖的原因；他很清楚親眼目睹自己所愛的人死去是什麼感受，他的腦海中閃過黑鬍子強盜的臉。他再度看見那個強盜嘴裡咬著的那把刀。

